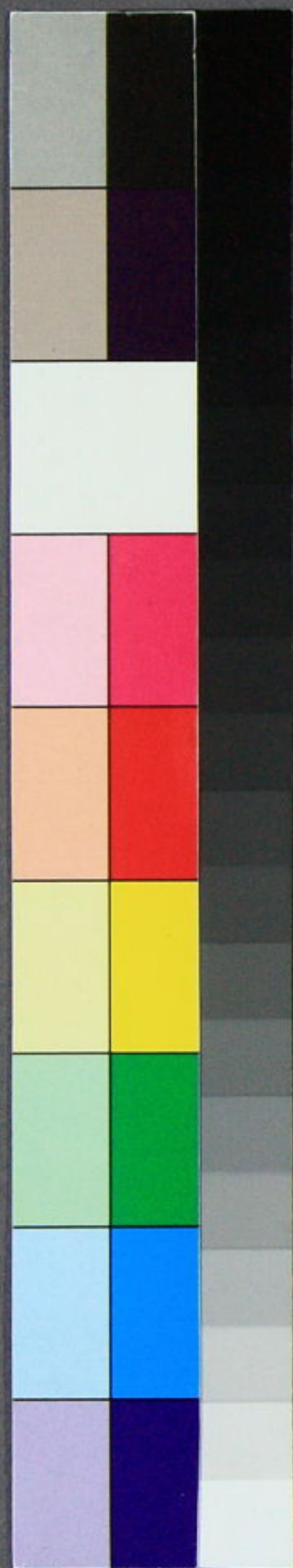


錦石集
五

共五

16
2331
5止



和
2831
卷 5-5

錦石集卷之十目錄



墓表

祖考 贈吏曹判書府君墓表

墓誌銘

先考 贈議政府左贊成府君墓誌

外祖母 贈貞夫人金氏墓誌銘 并序

工曹正郎李公 忠正 墓誌銘 并序

亡子宗翊壙誌

行狀

亡室行狀

目錄

錦石集卷之十目錄

Table with 10 vertical columns for listing contents.

錦石集卷之十

墓表

祖考 贈吏曹判書府君墓表

維漢師北仁山之下舊有洗心臺以泉石園林為勝地我王考府君五十年衡泌邁軸之所也府君平生不喜與世俗相為頰昂不求利祿蚤廢舉閉戶看書杖屨逍遙於臺之上以終老焉世以故一爵稱為隱德君子云府君諱弼履字禮卿姓朴氏潘甯人考諱泰遠黃州牧使 贈吏曹參判妣 贈貞夫人平山申氏成川府使 贈大司諫汝哲之女有女八人府



君其一子也故始生參判公特奇愛之貌豐而和氣
仁而粹及長美髭頰有長者風獨天性喜靜絕外慕
專於內守人或勸之仕笑曰富貴可求乎使求而得
之孰如我白首閒自在也銓部嘗擬四監役府君
不樂曰時宰何以知吾名治家有法當祭尤致謹焉
肅齋痛掃溉人至見堂宇階庭無一點塵卽知有祭
也嘗曰士大夫子弟不讀書飭躬無以立於世乃若
窮達則命也又曰人而不能盡分於孝友餘無足觀
每接人真惻懇篤形於色笑其於世事粥粥若無能
至賢邪消長忠逆是非之辨又毅然也執親喪過毀

得風痰疾屏醫藥惟靜居頤養而已 英宗壬申五
月二十二日考終于正寢春秋六十八訃出北里諸
長老咸來哭弔皆哀甚焉相與謂曰仁心純德如夫
公而終於布衣天其有報於後也無疑矣旣三月葬
于楊州祝石嶺先塋右麓壬坐之原配 贈貞夫人
全義李氏郡守萬始女清江先生濟臣後也懿德達
識號稱女士後府君四年而歿祔焉有一男師錫公
州牧判官 贈議政府左贊成準源先考也準源嘗
聞之於祖妣始府君居洗心臺欲構小屋穿其地有
巨石浮水觸之錚然有聲而雷雨驟作衆謂是必有

鍾石集 卷之十一
至寶在中府君叱役夫使填其地曰亡以寶也發秘
不祥也準源嘗見家有海西世庄有人持偽券欲奪
既訟于官屢屈矣猶訟府君曰吾豈與鄉曲無耻之
徒爭田土乎戒家人勿訟竟失無悔其^人於仁與物
無競多類此府君下世後四十六年準源季女選入
宮爲 正宗綏嬪誕生今 上又後十一年 正宗
薨今 上嗣位有聖德冲齡已克闡 先烈初政清
明邦內又安準源一歲中四進秩至一品府君亦累
贈至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嗚呼此豈非府君積厚德
受天之報如執左契者歟準源當日王考膝下之童

孫也今老且死大懼府君徽範久而不彰謹就先考
所述家狀先兄所爲誌文撮而爲辭世系與子孫大
碑詳焉者不復著著府君平日言行之大畧俾後之
人知天所以救寧我家毓慶鍾淑嬪于 王室篤生
聖人以鞏我東方億萬年無疆之基而子孫永世與
國同休其來有自

墓誌銘

先考 贈議政府左贊成府君墓誌

先考諱師錫字聖虞姓朴氏本羅州潘南縣麗季有
諱尙衷右文館直提學諱潘南先生以道德節義顯

追諡文正公生諱嘗佐我 太宗勲德俱著位至左
議政封錦川府院君諡平度公六傳而至諱紹官舍
人道學爲已卯諸賢所推重學者稱冶川先生追
贈領議政諡文康公於府君爲七世祖也高祖諱煥
以白衣參 仁祖靖社勲直拜司評卒官同知中樞
府事號鶴臯曾祖諱世城歷內翰至左副承旨事
孝顯兩朝直道雅望爲時名臣祖諱泰遠黃州牧使
贈吏曹參判考諱弼履 贈吏曹判書飭身守靜杜
門以終妣 贈貞夫人全義李氏清江先生諱濟臣
之後益山郡守諱萬始之女勤儉敏達有女士風以

肅宗三十年癸巳八月十日生府君幼而端潔聰穎
嘗與里中同年兒遊見兒帶錢色矜鄙之曰士夫子
亦帶錢耶兒羞甚卽解錢投地聞者知府君必有廉
操在童子時自力爲學尤工於儷文已以館閣之材
見稱於世及壯遊泮庠月谷吳公爲大司成以府君
詩有治世音輒置高等遂得解明年戊午成進士吳
公抵書王考曰大才不可以小成賀時無不以府君
必大做也壬戌薦爲掌議與諸生上疏請尤春兩先
生從祀文廟士論多取重焉黎湖先生嘗被 召袖
進討逾疏異趣者捃摭流中語毀之曰豈有天生逾

賊非儒者語也府君正色曰梟獍蛇蝎非天之所生乎其人慚沮壬申丁外艱甲戌服闋是年冬上將親臨頒柑命太學兩掌議各以老少差入且教曰不用命者嚴處士莫不震慄府君當主其差乃曰此事豈可自我始乎卽以老論純差衆皆失色適上意解得無事乙亥筮仕爲義禁府都事時尹志獄起鞫事方張府君掌文書筆贍記詳一府上下皆重之出使例換他司爲掌苑署奉事後又換繕工監假監役陞實未幾貞夫人卒戊寅服闋時有頌公者謂曰此人文學宜出入 胄筮西銓先擬翊衛司副率自

是兩銓迭舉四年間凡十擬而桂坊居多也壬午莊獻世子喪差禮葬都監監造官時上命用懿昭世孫舊舉府君入侍言其不可用上怒甚而竟不罪蓋上直其所奏故心嘉之及敘勞陞拜掌樂院主簿移工曹佐郎以輪對官屢入侍上輒目之癸未出爲牙山縣監牙新設漕運差員擇廉謹剛明有才能者任之廟議謂府君卽其人遂除是縣辭朝上使入侍諭曰予以牙山民委汝府君感激旣之官盡心爲治地濱海民善賈趨利喜爭訟府君至治尙廉簡民風頓變於是革稅濫戢餉奸政聲四馳巡使

褒曰雅正規模民喜其來翌年夏領漕赴京海路凡八百里遇風濤最險處吏輒交謁請下陸府君不從終始處舟中既竣兩年漕蒙陞敘當遷而坐事越俸上追聞捐廩私賑而耻沽衒不報旋寢其命遂陞爲三登縣令先禁鄉戰除營屯牛爲民害者一境賴安邑閒少事時登黃鶴樓眺望吟嘯又設講製而勸之村里始聞有讀書之聲戊子移公州牧判官府君始遇盤錯芟煩決劇如刃在竹州在營下而遞易甚頻然府君不骫于法故監司未嘗生得失而悅服敬憚使客日旁午而待之甚款莫不稱善每見大民豪橫

輒痛抑之曰吾豈可餒啗虎狼然名分不可不嚴時鄰官縱贖奴之縛舊主者府君慨然曰是可縱乎卒捕之抵其法又有久獄疑亂莫能決府君立得其實犯者不得免監司聞之大驚曰此古之包孝肅也由是益著神明州以大治有勢力者惡之久欲陰撼而以府君治聲聞于一世故無以搖動辛卯夏御史李養遂論府君以素欠剛克吏緣爲奸引滿稍過公務或滯等語橫肆構誣上命勿施其啓及殿最至有處事周詳聽訟綜明之目乃純褒也掌令金瑞應以考績與書啓相違啓罷該倅推考道臣上以二者

鍾石集 卷之十一
未詳孰是第依其啓人之知府君治績者皆笑繡啓
之爽實養遂亦聞而愧悔府君既解官歸于三清之
皎霞亭閉戶深坐不一跡於要路時有時相與府君
素相知者輒問朴某何在府君終不往見不肯苟求
甄復惟探玩書史灌蓮撫松以爲暮年自娛甲午九
月忽寢疾十月二十日考終于正寢壽六十二是年
十二月六日葬于楊州祝石嶺先塋右麓西坐原配
贈貞敬夫人祀溪俞氏祔左嗚呼痛哉夫人逸軒處
士諱受基之女禮曹判書章憲公諱命弘之孫禮曹
判書農巖金先生諱昌協之外孫純靜柔和克盡婦

道先府君十四年卒壽五十一舉二男一女男長胤
源監役 元子僚屬皆不仕次準源今輔國判敦寧
府事女適都正金在淳側室一男天女李普濂李顯
楫趙寂謙胤源娶金時筦女生一男宗輿今童蒙教
官準源娶元景游女生四男宗輔蔭參判宗慶文科
今吏曹參判宗翊天宗喜女申光誨李堯憲武承旨
季 嘉順宮宗輿一男幼宗輔男周壽二幼女進士
金炳球二幼金都正一女天府君性本至孝無兄弟
而養判書公趾衽抑搔未敢或惰食飲必親未或代
人常娛侍左右而以出入時所見聞無巨細歸必悉

誦于側欲其歡笑貞夫人抱宿疾每遇冬輒劇雖天寒時必衣帶而坐戶外達宵不寐少無疲倦之色二十年如一日或接外客則耳常傾聽于內以候動靜有聲輒驚以是患怔忡久而得差判書公末年患風疾須人轉側府君殆無解帶時及喪毀瘠幾滅性哀禮備至雖暑不脫經帶雖病不近薑桂祭奠時爲笏記必遵禮式後喪時亦如前喪貞夫人嗜真瓜病忌不進府君終身不食尤嚴於奉先之節齋沐致敬至老不廢亦使家人潔衣服具饌品或恐失儀篤愛諸姊而季姊居廣州聞病報携醫持藥親往救護與仲

姊夫金公貞謙同居衣服鞍馬必與之共少無幾微色又善敦睦宗族中有長而未嫁未娶者并收之備幣而娶之具奩而嫁之凡其周急於人亦如恐不及府君簡默莊嚴氣貌若峭厲而卽之則和易人以是多愛慕嘗曰士大夫胷中當不置權數機關見人之矜夸之色諂諛之態則若將浼焉又深斥詭異之論而聞或者以南華經言性而已府君曰聖賢之書豈不言性乎書揭范益謙左右誠常日而警省焉性本儉約謹拙每見儒士之乘善馬疾驅則輒鄙之將弔人於郊奴貫隣驪府君騎而出門旋入曰驪甚華麗

且善驟必爲衆人之指點寧可闕弔也嘗愛酒而時
邦禁嚴老婢潛沽以進府君覆之而責其婢平日幽
隱之誠如此少以親意專業功令尤善駢儷意緻辭
燁如精金美玉人皆稱之於詩律清婉警切鳳麓金
公嘗曰抒寫真境難可及也嗚呼府君以文學著聞
於世而不得一第竟屈末蔭未嘗苟懷祿仕故石隱
俞公欲爲府君求官亦不得對府君說道也居官持
廉潔不以違道要譽曾於工曹有起復隸所着服色
不知爲幾年府君在直怪問其故曰喪期已過而貧
不能變矣府君曰是達庶人之禮捐騶直備吉服而

除之一曹人皆曰善政所經三邑嚴法恤民皆有治
績而能城時道內守令皆請無息錢貸用而府君不
請監司笑曰三登不愛錢乎府君亦笑曰營門試賜
之不辭也及莅公有補役廳以錢米貨殖用於使客
饋待之需而左右那移謬誤相襲廳遂不可以支矣
府君曰無是廳無公州也凡留用之物一從時直若
其利益於本廳者靡不用極公民大悅園有牧丹雜
於衆蕪中人欲取植於京第府君曰是亦官物豈可
私之乎嗚呼戊申不肖出監報恩行過錦江去府君
通判于公已十有八年吏民之來見者多而皆言舊

日惠政而有泣下者蓋見府君遺愛之入人深也嗚呼府君學識才猷爲儕友所推重而不幸阨于公車不得爲皇猷黼黻而歷試數邑而止豈非命耶伯氏泣謂準源曰吾已狀府君事行其誰知德立言而爲府君賁隧乎子孫之撰次先世幽誌者蓋嘗多矣君其圖之於是準源謹按狀捫血敬撰如右而府君後以準源濫躋崇秩推恩屢贈至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嗚呼痛其曷極

外祖母 贈貞夫人金氏墓誌銘 并序

維昔 英廟三司之臣請鞫參判趙公榮順時我舅

氏石隱俞公爲都憲公以趙公無罪不膺 命下鄉於是 上震怒御南門樓拿致公詰之公誦奏夫人平日詔戒之語 上聞而賢之卽命釋公噫婦人而聖主賢之遂及其孤嗣免於刑戮者豈不甚偉哉夫人姓金氏籍安東曾祖諱光燦同知中樞府事祖諱壽恒議政府領議政諡文忠號文谷考諱昌協禮曹判書諡文簡卽農巖先生文章道學爲世尊仰妣貞夫人延安李氏副提學號靜觀齋諱端相之女夫人以 肅廟己巳七月十七日生年十六歸于我外王父逸軒公二十五年而公以孝不克喪夫人旣寡獨

持門戶教子女甚嚴家于大興之竹里絕峽也孤居無食時或烹瓠以救其饑一日詔石隱公曰以汝家而今衰替豈可淪沒於鄉里乎毋念我往遊漢師圖所以立揚身名公素善詩至漢師名播一世士皆推重中司馬第二尋又大闡得甲科官至亞卿於是夫人七受專城之養矣石隱公嘗在玉堂疏斥權倖上疑其有黨心靳點者久矣旣而審其無他將欲大用除承旨夫人謂公曰人臣當以直道事君汝復見疑於上則尤大罪從今避臺職可勿居焉此其所以爲賢母於公而有聞於上也嗚呼非夫人之達

識遠慮則其言何能及此而終使石隱公全其名節者皆夫人之德之教之所以致之也夫人性至仁養于石隱公任所不忍其鞭扑而聞其聲則輒塞耳然亦不使公因此而廢公也準源兒童時隨母氏往觀夫人夫人正色問在家遊戲否先責其失然後置余膝前其慈不得廢其嚴如此卒于英廟壬午十月十二日壽七十四葬于木川速恩里某坐之原距逸軒墓十里也逸軒公諱受基姓俞氏杞溪巨闕考諱命弘禮曹判書諡章憲公逸軒公受學於農巖先生勵志清苦不幸早卒初以至行贈持平及石隱公

鐘銘錄卷之十一
鐘銘錄卷之十一
貴加 贈吏曹參判夫人從夫受誥舉三男三女男
長彥人爲伯父公山公後次彥民大司憲自號石隱
季彥孫爲季父學生公後女長適判官朴師錫次適
士人崔宗鎮次適縣監鄭墀石隱公娶司諫李壽海
女有一男三女男漢雲出後伯父取族人彥一子漢
石爲後今 健陵令女府使宋宅圭郡守李英遠士
人徐有鼎判官男胤源監役準源今判敦寧府事女
牧使金在淳崔男公漢鄭無后石隱公側出二女察
訪李溶沈翬鎮昔我伯氏以石隱公意撰夫人行狀
而今伯氏沒矣爲夫人自出而逮事者惟準源在也

竊恨夫人之無誌而忘其僭猥謹就狀序次之俾漢
石瘞而賁隧系以銘曰

嗚呼夫人在家而爲賢女于農巖先生旣歸而爲賢
妻子逸軒先生旣稱未亡人而爲賢母于石隱公允
矣三從壹是其貞是貞爲德維壺之程小子有述以
永厥聲

工曹正郎李公 思正 墓誌銘 并序

故工曹正郎李公歿已三十六年墓無誌公胤子奎
說具狀自湖而來託余爲銘余旣不敢辭而復之曰
是固余常所耿結者余嘗辱公之愛因得以知公德

行非一二記余六歲時在洗心臺第見公以司馬巾服來謁王父母氣貌溫恭執子弟禮惟謹王父母色笑甚喜語及公兩親公淚簌簌下以是知公之孝也及公就仕于京所寓與余近公數來訪余訊安否不以年少而簡之虛懷盡言蓋公篤於外氏故雖後生相與不下於敵以是知公之厚也公在工曹掌山澤司炬貢屬焉貢人好行貨囑公痛斥絕終不爲所賺以是知公之廉也是皆余素所感歎而不能忘者只以山川遼遠未曾一與子相對道此今聞子託不覺戚戚然動心也奎說愀而曰幸哉是吾託執事之意

也執事之所嘗知者皆狀所不言倘執事之終惠其於不朽吾先君無闕幸孰甚焉願執事其速圖之余遂按狀而序之曰公諱思正字君始韓山人鼻祖諱穉牧隱先生入我朝有諱蕃黃海道觀察使端宗遜位棄官退終于野生諱墳議政府左參贊選清白吏生諱惟清議政府左議政嘗救佔畢齋忤燕山遠竄於公爲八世祖也高祖諱德泗義禁府都事贈吏曹參判曾祖諱泰淵平安道觀察使祖諱亨稷戶曹正郎考諱秀茂司饗院奉事妣潘南朴氏牧使諱泰遠之女承旨諱世城之孫卽我從祖姑公以

金石錄 卷之十
肅廟己丑二月二十九日生質實慈良自幼有孝悌
行弱冠連喪考妣伯氏以憂卒公慟甚幾不能全以
考奉事公病重思櫻桃而不得進終身不食櫻桃遇
忌日齊明達曉哭泣如始喪者以是孝而盡心於追
遠必誠必敬家人皆化之母事伯嫂貧無以爲祭則
斥賣婦家析著田以助之喪敗後捐捐自力於稼穡
不數年家有收穀奴婢之籍如舊伯嫂又賴之而不
絕香火人皆曰賢哉微公某家其殆矣始魯鈍惟承
父訓不怠以故學日進遂著名於湖右士林間甲子
中司馬壯元極選也有基者降置第七士論惜之壬

午除 惠陵參奉仕滿遷中部奉事乙酉濟用監直
長丙戌司饗院主簿丁亥刑曹佐郎陞工曹正郎屢
擬縣不得故久於京司奉職惟恪雖隆寒盛暑不少
懈一日差祭宿齋房中濕病發猶奉酌不失儀歸而
竟卒于寓舍 英廟戊子十月十三日也柩歸于公
州坪基之舊宅葬于要堂面栗洞先塋下甲坐之原
前配光山金氏通德郎文澤女監司鎮玉孫先公癸
亥卒後祔公墓左一女曰郡守權中立子最仁今主
簿繼配亦光山金氏士人重徽女有婦德甚得宗族
心以 正宗己未卒祔公墓右二男一女男長奎碩

出後伯氏次奎說生員今 敬陵參奉女金鍾翼奎
碩娶宋煥道女一男二女男翼載女趙鎮靖權趾訥
奎說娶判官金憲行女二男三女男駿載璿載女申
弘善閔致寧一女幼準源聞祖妣恒言必稱公州李
小姑賢我祖妣女士有鑑識稱賢則其賢可知奉事
公既仁厚矣而有是配胚胎公賢今奎說文雅端潔
又賢夫豈三世賢而子孫不振者乎奎說方筮仕其
二子皆佳天將以是而報公也歟銘曰
惟心之真惟色之康施于有邑爲漢循良噫其未然
官止于郎余銘敢諛尙冀後昌

亡子宗翊壙誌

潘南朴準源有賢子曰宗翊生於 英宗癸巳十二
月二日死於今 上辛亥五月一日得年僅十九其
生也有美質純粹祥和面貌豐端目視朗如秋月其
出言行事皆孝父母友兄弟好學而有病自恨不能
力性至仁善蓋人而騶虞者矣而不幸竟以病死嗚
呼痛哉娶杞溪俞彥宇女無子將以是年是月葬于
果川雲滿里卯坐原其父涕泣爲誌納于壙俾後之
人知賢而無命爲可惜其庶幾有慰於無窮也歟父
前戶曹參議妣 贈淑夫人原州元氏

金石錄 卷之十
行狀

亡室行狀

孺人姓元氏系出原州左議政斗杓之五世孫也會祖諱夢麟興平尉祖諱命龜牧使 贈領議政考諱景游通德郎自號遺安堂母尹恭人通德郎諱衡東女領議政斗壽之後以 英廟庚申八月初一日生孺人于驪州州內庄舍辛酉遭遺安堂喪尹恭人挈孺人上京第孺人自七八歲綽然有婦儀十五歸于我大得舅姑心善處妯娌御婢僕嚴而有恩王姑李夫人有知人鑑每稱之曰是婦也容德俱備必大享

福祿之人性聰穎敏達凡婦人職事蓋無所不能又極精巧疾速或有時而若神所爲者幼時從內舅尹公學書一過耳能誦筆畫精妙手自寫唐詩以觀及長謂非婦人所事棄之絕口不言文字然喜聞古人事蹟余嘗舉春秋雍糾妻事語孺人曰到此惟有死耳孺人曰死固宜不若往告其父又告其夫使之兩相避可也若只自死而使其父不免於死則與自殺其父何異也又嘗讀程子母夫人傳疑無呼貧者困之義問孺人孺人曰易知也貧者遇寒輒呼商買炭則其力益困是程氏母戒家人儉約之意也其識解

金石錄 卷之十
之出人意表多類此平日頗愛什物有人賣寶鏡直
三千錢孺人欲買之余在傍誦小學馮外郎事以諷
孺人言下卽以其鏡還付其主無係戀意性又堅忍
沈靜人罕見有喜怒色在蒼黃急遽板蕩困厄之中
愈益安詳和雍嘗昏暮如廁忽有鬼頭當前狀甚凶
惡孺人惟舉聲呼婢不少動鬼卽不見人稱其有定
力孺人曰定力何敢吾大抵遇可驚事心中無動因
自言兒時隨蒼霞公之江都任所巨鯨負舟舟中士
女皆驚怖吾則無甚懼也勤於紡績執麻桌坐屏內
或終日不踰門閥寂然不知其有人而閫以內井井

如也以遺安公繼後之未定終身爲至恨蓋遺安公
臨終以蒼霞公第二子義孫爲後之意遺書託蒼霞
公公許之而因循不爲旁題長老已盡舊事黝昧而
義孫死矣尹恭人服以子喪事係變禮羣議紛然或
以爲神主繼後或以爲惟有上達孺人曰是伯父已
許之子則與神主繼後不同且伯父勿令禮斜則遵
遺意可也何必上達惟以義孫之子待三年旁題之
意告于先父之廟亡者之柩則庶乎不悖矣人莫有
書其告辭者孺人盥手自書使子宗慶讀於柩前而
命宗孫跪聽是日主家肅然無一語事將歸正而議

金石錄 卷之十一
者猶未已孺人病革爲書勉尹恭人固守勿動畢竟
尹恭人上言蒙 允而其幾敗終成者實孺人之血
誠有以致之也孺人積瘁成疾常患咳喘癸卯四月
解婉越一朔復發症革竟以八月二十九日卒于驪
州所生之舊宅蓋已亥孺人自京還寓於此壽四十
四十一月初九日葬于驪之治南黃金坪巽坐新卜
之原生六子五女宗輔宗慶餘幼一天女申光誨李
堯憲一幼二夭嗚呼孺人以寡母獨女無父兄孺染
之效姆傳訓導之力而惟其天賦甚美自能超悟余
嘗觀婦女之英明者其弊也濫越而多歸於專輒柔

順者其弊也拙弱而或欠於剛斷惟孺人則庶幾有
以兼之而無一偏之失焉夫子女婚議婦女之所必
與而孺人則不然每余之入論可否必曰家長在吾
何敢言巫卜俗忌婦女之所易惑而孺人則不然妖
婆之往來家中必嚴斥之絕不聽其言此二事在婦
人所最難而孺人能之余以是深知孺人之爲賢也
嗚呼孺人生於綺紈禁嚮之家而所聞見華麗侈大
手握鳳誥身登魚軒世所稱婦人之榮者自謂必有
而顧乃窮乏困苦流離假貸中歲以後體無完衣藜
藿不充而無怨尤色到至難堪處必曰命也見人之

富貴而家道不寧者曰不如我之貧也嘗勸余深入
山中不應舉曰富貴而取禍不如貧賤而安身教諸
子必以勿近雜流爲先教諸女必以多言爲戒所居
得隣里心方其病甚而出避隣舍也里中老少羅立
于途見家人之往來輒攢手曰必令是夫人生也嗚
呼若是者豈無所以而然哉孺人自知病必無幸而
神氣自若笑言如平時了無怛化之意余時以悲語
試之孺人亦惟曰命也終無一語及家事病脹身不
能動重三褥而坐其夫之褥亦入焉孺人仄仄不安
屢顧傍人曰吾未絕之前必去此褥也子婦輩製壽

衣孺人呼伯婦曰姑舍壽衣先製衣稍大之以來傍
人莫知故衣旣成進卽令去所着衣而換焉蓋病不
能衣小衣衣伯子衣故孺人必欲改之亦如褥也是
豈有聞於聖人易簣之義而惟以資性英粹自知有
死者正終之道而然也若其黽勉有無辦給衣食辛
勤鞠育成就子女世多有如此婦人若以是了孺人
之身則竊恐淺之爲知也嗚呼孺人之死寔余窮命
所以致之而又復泯沒其事行不傳則是重以負孺
人也茲乃錄其一二請銘於吾伯氏以夫婦私昵之
情而辭或涉於溢美準源雖無似不爲是也昔農巖

錦石集 卷之十
先生爲弟婦老稼齋夫人銘以爲悉書之則疑於已
繁畧書之則懼其或遺惟書其大者其他因亦可見
是言也可法宜伯氏之所財擇焉

錦石集卷之十

錦石集卷之十一目錄

附錄_上

傳教

賜祭文

御製神道碑銘 并序

錦石集卷之十一目錄

Table with 10 vertical columns and 1 header row, currently empty.

錦石集卷之十一

附錄上

傳教

傳曰朴判敦寧喪當舉哀該房知悉

傳曰病患則雖危篤心衷則冀差復今承卒逝之凶音不勝驚歎之悲心 慈候之近日憂慮未寧而遭此罔極將何以仰慰尤切其罔措嗚呼自庚戌誕降之後至于今保護之誠情有祖孫之親兼為輔導之師十八年禁直之久如一日勲勞之大及至庚申以後大功偉績可勝言哉予之有今日國之賴太平是

誰之賜是誰之力也不意昨臘之一面遂為千古之
永訣嗚呼自今予將疇依何日復見慟哉慟哉卒朴
判敦寧家東園副板一部另擇以送祿俸限三年仍
送其子中未仕人待闋服即為調用以若處地勲勞
崇報之典尤不可緩特贈上相禮葬依大臣例舉行
成服日當臨弔令該曹磨鍊儀節議諡不待狀即日
為之事分付

傳曰既不臨弔成服日遣承旨弔祭祭文當親撰以
下該房知悉

傳曰臨弔既未行成服日當望哭於明政門外該房

知悉

是日又命尚方造進麤布帶

傳曰贈領相忠獻公緬禮在於今月二十日而聞昨
年葬事時本家已有緬禮之意故所受禮葬之需盡
為留置以待今日云且無禮葬再許之典今雖無可
論以予感愴之心豈無表意之舉軍丁依大臣儒臣
遷葬例量宜題送葬時祭奠問於本家從便舉行出
柩日遣承旨致祭該房知悉

御製賜祭文成服日

維嘉慶十二年歲次丁卯二月癸酉朔初十日壬午
外祖贈議政府領議政行判敦寧府事贈諡忠獻朴

公之訃至予率百官舉哀闕庭擬成服日臨哭于公之靈筵而未能命有司設饌外孫國王親綴文字替奠而告之曰潘南其裔赫赫名家忠厚相傳與人嘆嗟猗歲丁未公爲國戚小心翼翼壹是惕惕先王曰嘉惟乃之誠恩試寢郎公居若驚東銓承命南邑遷轉盡瘁事國隨處而見粵在英考屢獲侍焉兩朝被遇聲名采傳小子誕降庚戌之年公之勞勤功大無邊禁直其久保護之餘承候之暇猶不廢書月久年易公心則一如玉君子謂公之質小子年長賴公之力祖孫之間師弟之則嗚呼公功不盡不極

十八年教其教也直學問之勉公是功也予之成就非公何者忍言庚申崩拆之慟遑遑焦灼含哀茹痛公亦飲泣左右扶將勉我曰抑寬我哀遑貞純聖母嘉公之忠授將任職扈衛九重國之安保賴公之功寡躬逮今非公功誰偶然慎節何故留遲近間頗減願言快復豈意世事如是反覆公胡長逝貽哀三叔慈宮哀慟此何景狀悲恨纏胃掩抑不忘昨臘一面永訣千古嗚呼痛哉曷其復苦贈以上相豈足云酬加之美諡庶揚其休遣官替酌痛哉公靈痛哉公靈歆格苾馨

御製 賜祭文 葬禮時

維嘉慶十二年歲次丁卯四月癸酉朔初五日丁丑
外祖贈議政府領議政行判敦寧府事贈諡忠獻朴
公之靈替奠而告之曰嗚呼公之捐館忽為三月之
易日之將卜遂作萬年之訣執紼一慟在情即然於
國禮之無有覺予淚之盈襟盛儀像生耀公德之至
仁佳城入望悲我叔之孝心即惟夫人系出名閥之
中兼有溫淑之質曰賢曰哲早則閨範之禮宜室宜
家誕我 慈宮之祥幾歲離別倏焉同原吉運未及
姑未同穴之藏咫尺安葬庶幾神理之豫嗚呼予心

曷有其極公子公孫予當愍恤之不暇歆格歆饗庶
鑑寡人之誠至

御製 賜祭文 孫男周壽登科時

維嘉慶十二年歲次丁卯五月壬寅朔二十五日丙
寅外祖贈議政府領議政行判敦寧府事贈諡忠獻
朴公之靈替奠而告之曰日月雖易愴慕予心合慶
庭試春臺親臨乙科登第公之冢孫榮動萬人慶溢
一門嗚呼嗟哉公胡未見遣官替告攸司備奠

御製 賜祭文 小祥時

維嘉慶十三年歲次戊辰二月丁卯朔初六日壬申

外祖贈議政府領議政行判敦寧府事忠獻朴公之靈替奠而告之曰嗚呼小子之平日依賴者公也公之嘗輔導教誨者小子也公與小子之間豈尋常祖孫而比之哉言行道德小子之欽服也經學文章小子之願學也十八春秋如是而過其間公之至誠苦心小子雖欲能盡記其可得乎畧言常所感慕之懷以伸小子悲愴之情嗚呼公之自庚戌禁直之後凡一事一行未敢自專在於直所席不盈坐衣僅蔽體侍於御座鞠躬如也踧踖如也此公之恭儉也兼受師保之任身未嘗出外而小子之課讀自三經四

書以至歷代史記盡心教之稍有通知未達者必開釋反復使小子覺知而後乃止已達者必溫繹習熟使小子不忘而後乃止此公之誠勤也及夫祁寒盛暑勿使小子觸冒勞身曰此非慎疾之道恐貽殿宮之憂屢次疹痘晝夜勤勞躬執藥餌思人未及思者行人未及行者此可爲公之功德末節而謙謹以爲主誠敬以爲本豈非公之第一盛行乎每於靜思噓唏未逮自今以後雖欲見前日之事其可得乎嗚呼慟哉公之初祥奄隔一宵歲月之迅速自古然矣前年今日恍然如昨仰觀慈宮之哀毀次思諸叔

之罔極小子之悲懷言之何益茲遣承宣替奠予酌
至情無文理之然也惟舉萬一之辭以告公靈之前
靈其歆格嗚呼慟哉尙饗

賜祭文

改葬時

知製 教洪大浩製

維嘉慶十三年歲次戊辰九月十五日 國王遣近
侍臣右承旨金宗善致祭于贈領議政行判敦寧府
事忠獻朴公之靈古社稷臣曰忠獻以翊予誨予國
耳公耳洞屬一心愷悌多祉壽考無疆柱石斯倚二
年不見九原難起譬我 慈宮俛焉小子鬱彼佳城
在驪江涘卜吉將遷禮非獲已玄和復出白露淒只

曩紀貞珉曷云揚美深體雅志不再官庀若將觀之
嗟其懷矣爰馳近臣遙瞰薄匪惓惓不昧靈庶歆止

賜祭文

大祥時

知製 教申 緯製

維嘉慶十四年歲次己巳二月初六日 國王遣近
侍臣右副承旨朴宗薰致祭于贈領議政行判敦寧
府事忠獻朴公之靈自公騎箕歲星二匝支廈去棟
濟川闕楫予將疇依有淚如傾曰我忠獻功莫與京
肺腑之親師道攸存予翊予誨夙宵謹勤國之有今
伊誰之力竹帛丹青可以俟百公猶洞屬國耳忘私
崇顯其位韋布自持歸視門闌魚鬚滿床居寵若驚

戒盈韜光君子壽考佑我邦家天胡不憖大耋之嗟
之德之器之勞之忠小子於何復見如公惟舅克家
予毗曰篤爰及肖孫享報靡忒是月旣祥罔極 慈
心曷以仰譬洞酌斯斟公靈不沫庶其來格一慟陳
辭九原難作

御製

有明朝鮮國輔國崇祿大夫行判敦寧府事兼

工曹判書判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贈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經筵
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諡忠獻朴公

神道碑銘

并序

贈領議政忠獻朴公予外祖也小子受公之教情有
祖孫之親兼有師弟之義自幼至長凡一物之知一
字之通莫非公之功之誠則公乃殫竭勉勵鞠躬盡
瘁導我以大道戒我以聖訓嘗謂予曰若不專一學
問則將未免有名無實之嘆誠者實理也不讀則已
旣讀惟當真實讀之不做則已旣做惟當真實做之
番番留其心字字致其思耐遲久耐辛苦無畧綽塞
責底意無飛揚逐物之念此便是誠卽大學誠意章
之無自欺也不但讀做爲然發一言行一事皆如此
無一毫虛僞參錯於其間則雖由是而至於聖人不

難中庸之自戒懼謹獨至篤恭而天下平無他道只是一箇誠噫予其時年幼而未能識理豈無所厭聞到今靜思若有更聞者興感不已追思服膺此予所以祖孫而師弟云者其在斯歟公諱準源字平叔潘南人鼻祖斯盧王其後有以節義顯于麗文正公諱尚衷入我朝左議政平度公諱嘗勲業茂著司諫贈領議政文康公諱紹力斥金安老爲其黨所擠道學純正與靜庵趙文正齊名號冶川先生四傳至諱世城左副承旨深斥尹善道權認直節雅望爲時名臣贈吏曹參判公高祖也曾祖考牧使諱泰遠贈吏

曹參判祖考諱弼履贈吏曹判書考諱師錫中進士屢經郡縣家無遺貲贈左贊成妣淑人杞溪俞氏贈吏曹參判受基之女贈貞敬夫人生二男公其次由公之貴推恩於牧使公以下國典也公以英宗己未五月二十日生于漢陽里第生而有異質氣宇清秀骨格俊爽父母鍾愛自在髫齡愛親事長之道出於至誠動靜事爲合於禮節性又好讀書及長篤志好古取六經百家之文而讀之益自刻勵質疑問難於伯兄近齋近齋大儒輒稱曰識解精敏有吾所不及辛巳俞夫人病篤親刺臂出血以進得以少延

及喪顏色之憾哭泣之哀弔者亦悲越十四年贊成公寢疾公左右扶將衣不解帶疾革嘗糞驗其吉凶夜禱於天贊成公竟不起哀毀之節若初事伯兄如事嚴父人稱伯康之愛復見於今日丙午中司馬知公者皆歎曰此人晚屈小成未展所抱豈非天也丁未除拜 健元陵參奉以 慈宮父親初授職任也超陞司僕寺主簿移除工曹佐郎初惟我 先王爲廣儲嗣揀擇名閥 慈宮被選 慈宮公之第三女也二月行嘉禮 上知其所居狹特賜第以居公惶蹙不自安有司以服飾器用質公公皆願省約終始

辭拒 上聞而嘉之遂從之賜見教曰朴是我東盛族世守清德今有國婚誠多幸顧謂侍臣曰官雖卑予之待之與大臣等耳見其風儀真宰相也除報恩縣監公莅任大得治體守法律而威惠並施吏畏民服公私覲 上以儲嗣晚晚語及於公公對曰 坤殿春秋尙有螽斯之望 上以不失奏對稱之庚戌慈宮有娠旣彌月 上命公直宿禁中小子生定號元子擢公通政拜戶曹參議又以元子之外祖例加一資 上知公有固辭之心許以置之公旣受命保養則始自襁褓至于長成起居常隨飲食必察晨夕

勤勞靡或少懈癸丑公以淑善翁主護產之勞當陞
資公又辭之代以錫馬丙辰淑善患痘 上與小子
避御摘文院公獨自看護治不失時得以順經是月
除刑曹參議己未伯兄近齋卒公悲慟不勝是歲爲
公之回甲思贊成公與母氏又思近齋不食酒饌
上嘗教曰保護冲子在卿一身而兼有輔導之責
國朝置輔養官而予所以不備其官有意存焉且冊
封後雖有師傅諭善不如卿自內勸課公惶恐對曰
元子宮衣尺漸長亟選正人朝夕左右且 聖上以
身教誨則成就睿學莫過於此也先是予學語公已

曉以文字稍長授以經傳程課甚嚴兼誦程朱箴銘
公親自手抄也自是日益勞幾無退食之暇 上問
公且老時賜珍劑公退處直所則猶着公服跪坐對
書不以劇暑而廢之 上嘗使人視之知其狀曰此
人慎獨之工多矣及近齋以學行選僚屬 上謂筵
臣曰此人予固知之以予觀之其弟亦學者禁直多
年操躬飭行無不歎服且明習經義可合諭善之材
然何必以官職縻之輔導元子勞勩已多予亦以文
賴其力庚申 上有癘候違豫公憂形於色無異父
母之疾嗚呼竟遭 天崩之痛公亦哀號飲泣扶我

勉抑寬我初 上問予冲年侍疾命退此時予罔措
欲入 殿宮強挽之幸公言于大臣告于 殿宮入
訣于 大漸之際嗚呼微公之言予不免終天之恨
是日 貞純聖后拜公爲摠戎使旋除御營大將仍
命直宿拜工曹參判七月大臣請擢公資憲 后嘆
曰當今日此境主上幼冲國勢孤危將誰恃之乎除
工曹判書義禁提舉摠管之職移拜壯勇使大臣啓
差 魂殿都監堂上 貞純聖后垂簾召三大臣及
公領敦寧勉以國事公以屢承 先王詔戒之意辭
不承 命以 玄宮銘旌書寫之勞陞正憲特差

孝元殿享官拜刑曹判書 貞純聖后以保護至誠
正合陞品擢公崇政判義禁職又拜判敦寧壬戌除
拜禁衛大將十一月以予疹候平復陞崇祿蓋直宿
勞也乙丑予又患痘公爲勞甚多終始如一予旣愈
加輔國拜兼工曹判書公每承除旨兢蹙必辭及其
篤老且病有休官靜養之意是年秋請命退居予不
得已許之以時起居丙寅冬猝患風痰至丁卯春疾
益危予驚慮遣中使視疾公口訥語不能以手書疾
君視之加朝服拖紳示傍人必加朝服聞予言泣失
聲雖病不失敬禮如此二月七日終于正寢享年六

十有九予率百官舉哀卽日下隱卒之教贈上相諡忠獻成服日欲臨弔有諸臣之劄又承 慈宮懇教遂止之遣承旨親撰文弔祭葬以大臣禮亦命內需司供辦四月十一日葬于驪州黃金坪夫人墓南岡將欲合祔以地勢不便更卜他兆翌年九月二十日移葬于蘇文里負卯之原南距夫人墓爲數百步許封域左右相望嗚呼公之大功偉績予小子雖不敢指的某事而言然平日所覩所聞者畧言之人生於世孰不願爲善爲賢每多崇文飾虛僞故傳云與其奢也寧儉蓋夫子深嘆時俗之弊也日月麗天可瞻

而難附羣物著地可見而易制夫遠不可識文之觀也近而易察質之用也若能參於文者之有餘質者之不足則皆中於禮篤於行公實有焉凡翼翼訢訢誠信懇惻惟公之言語也兢兢休休崇敬去奢惟公之恭儉也洞洞屬屬如執盈滿惟公之忠孝也柔柔之和和包荒隱過惟公之寬恕也 上嘗顧謂公曰識書識理自是士類滔滔一世果有其人乎予所以臨朝發嘆仍語及時事公對曰詩云文王壽考遐不作人能作人乃有十亂 殿下有文王之德而壽考如文王則作人之化何讓於周家而有此無人之嘆乎

惟人君深察於進退消長之機以正朝廷其本在於存天理遏人欲先正君之心 上嘉納之由是知公之言語誠信懇惻此之謂也性素澹泊器用不畜珍玩雖文房之具尙其質朴以示子孫嘗在直廬 上使小子往見樸陋坐處一席而書帙四積塵滿其中上命改葺之嘗厭膏粱 慈宮承其志具淡味以奉上見之嘆焉予又見之所衣皆敝坐席皆落手執書惟不輟焉初不留意於衣服飲食之節冠帶搢紳以禮服也故必整肅端束由是知公之恭儉崇敬去奢此之謂也在家篤孝移以事君盡其嚴敬進退行止

皆有常所左右近侍或不知名昵侍 燕閒討論經籍 上或問時政得失只對其所 詢之事一不干於國家大事至于今未嘗稱世道刑政曰刑政者人主之柄也臣豈敢弄之哉又誦惟辟作威惟辟作福三復咏嘆當國勢岌岌之時扶翊保定殆過於古之賢臣良輔未嘗自滿謙遜詳謹戒慎敬懼由是知公之忠孝如執盈滿此之謂也周給困窮無厭薄之色待人接物由其恂懔藹然有忠厚之意見人之過若不見焉聞人之善喜而揚焉治民御下不加鞭扑之威御以寬仁之德曾在湖邑稱以慈父由是知公之

寬恕包荒隱過此之謂也凡此衆美無不出於文質之俱尚十日之視十手之指豈或有私於公者哉嗚呼公天分素高又嘗耽玩經史講究旨義資以體驗之方加其存養之工省察乎幽獨之中恐懼乎周旋之際善行懿德動法賢聖忠國孝家卓於當時其非誠於中者發於外則能如是乎故告君也必主其本原戒予也勉之以實理紀公之蹟記公之事只是一箇誠字非但小子之有賴實國家賴安而享年未及大耋音容永闕慟哉慟哉公詞藻富麗爲文古雅典重有作家尺度其平生述作哀集爲幾卷藏于家

夫人姓元氏系出原州 贈吏曹參判景游女牧使贈領議政命龜孫興平尉夢麟曾孫原平府院君斗杓五世孫也早失嚴訓自閑詩禮端莊靜肅婦德甚備有女中君子之稱歿先公二十四年生四男三女男長宗輔蔭判書次宗慶文科參判次宗翊早死次宗喜監役申光誨御將李堯憲其兩女壻側出二子二女皆幼宗輔娶郡守徐廣修女生三男三女一男周壽文科翰林次岐壽宗慶取以爲子次鎬壽爲后於宗翊女適進士金炳球餘幼宗慶娶縣令李述模女宗翊娶士人俞彥宇女宗喜娶僉樞李彥燦女生

金石錄 卷之十一
一男幼李堯憲三男一女長鼎臣餘幼女適南壽獻
噫予小子謹述此文聞公子宗慶撰公遺事取以考
之參以目見而耳聞不過記公之至誠而已嗚呼盛
哉遂爲之銘銘曰

大哉忠獻承祖先風聰敏博物物無不通儉約簡嚴
重厚謙恭玉溫金精公生我邦志氣清闊如決河江
忠孝爲法禮義爲規每事必謹每行慎微偃仰屈伸
繩墨自如公所崇勉質而不虛書以爲師聖賢之言
明於利義資學而然謂公方寸秋水澄清正直君子
惟公之稱毓慶鍾祥于公之家誕我 慈宮受祿孔

多小子以降歲惟庚戌公任保護鞠躬殫竭自始至
今公心則一承 命輔導公功不伐勤我課讀勉我
真實誠無自欺由是聖域皇王大道誦說前席十八
年教其教也直受知 先朝眷契彌深引經顧問宮
庭移陰公請端本有喜 宸心臨筵褒嘉諭以學茂
王言無私公固自有惟庚 天崩予在冲幼非直寡
躬賴以成就時值岌業柱石棟樑矢心自靖獻于
先王以若勲勞歛却若無看閱經籍勸課之餘禁嚮
綺紈儒素清操事爲功德書不勝道迺銘斯碑永詔
來許

錦石集
卷之十一

錦石集卷之十一

錦石集卷之十二目錄

附錄_下

祭文_二

行狀

墓誌銘_{并序}

錦石集
卷之十一

目錄

夜護在朝晝講侍 聖德彌崇 睿學日增功存社稷戒切淵冰人或有之公德與功至於三緘金人後公油然而退泣辭廟策 恩眷漸隆卑牧愈篤我時詣公其門如水松陰燦戟花下牀几有酒引壺有詩披箱倚枕相視形骸兩忘何話不及南山暝色居寵若驚古聞今獨紛茲衆美輿誦攸彰若公內行世畧吾詳辛巳丁憂割臂進血然於鯉庭憾容不設天倫棣萼伯兮大儒奉以嚴師因心友于亦於文章壘麓磨礱精華溢發篇翰春容顧我何及但知慕愛伯兮雖逝幸猶公在敢爲吾私國與安危孰謂一夕公遽

騎箕疇昔之言吾六十九釋負自在送此餘曷其言未寒此事相踵豈其限迫前知已動昭昭者靈或戀宗祊或乘赫戲上陪 雲鄉其然不然吾又何知逝日 恩綸慟在靡依馳以相秩葬以公禮其餘 恩典無揀巨細終古戚畹如公幾人身全名完馬寶爲隣公復奚憾哀此未死青山何物又送知己餘生白髮誰歎遊者公如臨睨亦應憐我嗚呼痛矣尙饗

祭文

從子宗輿

維歲次己巳二月辛卯朔初七日丁酉卽我季父錦石先生大祥也從子宗輿尙未克致一酌誠以至哀

弼中不忍形言非敢緩也今焉三年奄屈靈几亦將入廟慟德儀之永遠悼餘生之靡依茲以前四日癸巳謹具觴豆敢綴蕪辭敬薦筵前告以哀臆曰嗚呼先生之棄小子今已歲再周矣天時屢變矣衰麻已除矣小子之悲哀慟廓日以益甚不能自堪豈非以情地自別思慕無窮而然哉嗚呼人皆有猶父猶子而又孰如先生小子之間也念我家自先世孤單曾王父暨王父皆獨身至先人始有兄弟小子又爲獨身在先人同氣惟先生一人在先生兄子惟小子一人殆同韓氏兩世夫其至情篤慕自平素而然耳先

生之視小子固已若已之子小子之事先生亦同於父母矣况小子險釁罪逆旣喪二親終鮮之身零丁煢子癯殘尪羸罔有依賴其所恃而爲命者惟先生是依是仰蓋自己未禍故以來先生之爲小子天也全矣小子之服事乎先生也亦專矣先生所以撫愛憐恤涵覆薰陶恩育而德誨之尤罔極矣飢渴之前而食飲之寒燠之先而衣被之疾病而急救之憂患而必弭之劬勞憫憫不使水火災沴之或及焉有過失則督責之有疑晦則開發之詔其迷而俾曉其方矜其愚而使底於道不以朽陋而或捨其繩削不以

駑劣而或弛其鞭策必欲成就而後已憂慮之辛勤
誘掖之懇至若慈母之保赤子嚴師之訓後生以小
子沈痼昏懦在死而生能得扶豎者皆先生賜也常
於禁廬夙夜不遑寢食不暇家私而念小子則不
置時以書寄曰吾雖在此而何嘗一日不心去汝處
也似此者其眷戀顧復殆過於兩兄而不但猶子視
可知耳先生之愛小子有如此矣若小子則每趨侍
先生也瞻先生之容貌清明和粹端嚴凝穆淵然而
靜溫然而煦若玉立而山峙若蘭馥而松挺則愀然
如復見先人之顏色也聞先生之談論正大而英爽

質慤而精深忠信之發自見其藹如和順之積亦溢
乎莞爾韶音令辭心醉誠服則恍然如復承先人之
言笑也省先生之居處恭儉而莊敬舒泰而安詳欽
欽翼翼夔夔愉愉動靜皆合規矩威儀益著赫咄則
僂然如再奉先人而左右就也蓋以先生之於先人
同氣而又同志而同道也故氣象模範若是類肖也
竊幸孤露之思得以自慰風樹之感得以少伸小子
之仰先生有如此矣且以先生之精明康健日漸有
勝則萬石之無恙伊川之寢盛神明所勞固在豈弟
而意者天或哀此鮮民之生而佑相之俾得以永侍

家庭庶遂其移事之願故愛日之誠恒祝以期願豈料先生未及七耄翛然觀化而棄小子若是愬然使小子銜恤茹痛忽忽皇皇將無以爲生耶嗚呼天乎棟樑壞而帡幪撤矣蒼龜失而父母亡矣何小子之無祿而奄喪我先生也嗚呼小子今其果孤露矣今無復依仰矣飢寒而誰恤之疾痛而誰憂之災患而誰防之愆尤而誰戒之有疑而于何質焉有懷而于何訴焉昔歐陽公喪叔父而泣曰其狀貌起居言笑皆吾父也而皆不得以見焉小子每讀而悲之謂彼幼孤者固如是雖年長者既喪父又喪叔父則其憾

盡若是矣今論小子之情理恰相似豈意向所以悲人者適足以自悲耶嗚呼痛矣小子之不見先生久矣疑其返而終不返也則已矣百年之奉猶爲不足而一朝遽失一時之離尙嫌其闊而幽明永隔痛苦冤酷五內如割此生此哀其可忍乎噫小子咎積命窮實累先生之壽而抱此無涯之憾然猶能食能言至今存全則頑亦甚矣悠悠蒼天此何人斯念小子又別有所自悼者古稱叔姪並美必曰二疏兩阮彼名塗恬退未必知道竹林曠達只是尙虛然其志操趨向有脗無射則誠曠世一有其難如此竊想先生

盛德至行求諸古人實鮮儔匹矧以若小子至愚極陋百無肖似復豈有一毫彷彿尙何望趨承下風乎而顧先生之深愛不以不才而棄之反有取而若有契焉猥謂其氣味趣尙或不無一二近似嘗書見教曰在家無會心人尤切籍咸之思又謂汝能不爲非又謂是子也足以可與語者每當陪奉燕申必呼而前亶亶忘倦自夫經傳子史義理文章之旨古今聖賢道德言之懿內而先訓遺戒詩禮之典刑祠墓嘗禴籩豆鼎俎之儀式一切居家御衆之道外而朝議士趨得失之定分出處語默交際接應之精義大

凡持身處世之方靡不提諭指導商確諮諏一辭一言何莫非教也而至或千慮之得寸長之效亦輒怡然印可所然領納往往有不憚降屈而從之此所謂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以尊長而不恥於卑幼者豈徒先生之盛節益知其問之乃所以爲教也至矣小子顓蒙顧未能承當體行而銘心而書紳則屢矣嘗自語曰人樂有賢父兄衆情所同而有其樂者果幾人哉余則固有之謝家佳稱雖愧不侔茂也行已深喜有受此人倫之至樂惟以忝墜爲可懼知遇爲可感而一自先生之捐背此事遂休今雖欲復如前日

之樂不可得也小子又豈有生世之意乎慟矣慟矣
嗚呼先生之歿也上而宸衷震悼隱卒備隆下而
朝野盡傷嗟惜切至搢紳士林及輿僮走卒以至窮
巷絕徼耘夫織婦莫不齎咨涕洟以爲哲人之萎邦
運所關不憚一老天又何意竊聽識者之尙論則曰
親居肺腑身兼保傅志炯淵冰德修網錦其質孔美
精金而良玉也其績甚偉擎天而浴日也歛却神功
魏公之稟蓋由間氣清修苦節涑水之行定在實地
或以其孝通神明忠貫金石比之張忠獻或以其鞠
躬盡瘁死而後已比之漢武侯而又以其左右 冲

辟勤勞 王室謂庶幾周公後一人知德之評夫孰
有間而又孰知先生許大事功實亦有資於斯學也
伏惟先生天分素高志道蓋早孔懷之間相爲師友
知己者惟我先人是則是效始以眉山之競爽轉爲
河南之講道臭味所合芻豢之悅從可知矣切磋所
須進修之工自可推矣夫以昭朗精純之姿俊邁敏
達之材觀書則妙解入神辨理則淵識超倫雖以先
人之通明博洽亦歎其睿悟難及堦簾之樂兼以麗
澤之益則卽此而可想先生之蘊矣嘗於博約大法
探索而體驗之熟矣高明之玩外累自淨敬畏之存

金石錄 卷之十二
所養又厚苟一事之未盡亦必憧憧惟至善之攸在
益思孜孜宜乎處心也正律身也嚴行篤乎彝倫而
事中於禮度道成乎修齊而才優於彌綸得喪無足
動志窮困未或易操矣矧乎其歿身鑽研尤在鄒經
朱書喫緊而服膺則若富貴不淫之丈夫戰兢做出
之英雄已屬分內雖學問之名謙不自居而平生所
爲無非是學也是以在 禁直十餘年所處則至昵
比所值則至艱虞而儒雅常惕於居寵經術自周於
濟屯庸行之謹便成一副規模自庚戌 誕聖之初
眷注彌深擔荷至大矣食息祇懼晝宵筋骸過位式

路敬禮罔間明闇候寢嘗藥枕誠不懈造次端儀必
整於觀光不須容觀之習齋心每專於勸講無待宿
預之戒奉 岐嶷而怡愉則渾是一念洞屬贊 溫
文而啓迪則藹然滿腔忠愛屋漏對越自有真工之
嚴密矣繩尺步趨何論竊識之進止逮至 嗣服之
後爵位既顯倚望尤重可謂崇高而盈盛矣而卑約
愈至驕吝不萌安危屬宰相刑政任國論惟以保護
聖躬輔導 聖學爲己任終始一節殫心竭力不負
我 寧考付託之至意此其苦心血誠可質神天若
夫紳笏儼然矜式朝著則譬如儀鳳出世婦孺指瑞

見龍在田德施斯普喬嶽不見其動而功利及物樞星不見其運而元氣自調蓋有不言而孚不威而服者矣遂致措 國家於磐泰贊洪業於億萬以靖獻于 先王則忠蓋純矣勲勞盛矣至若紈扇皎雪戟門清水操履之潔猶屬餘事最難夫大智如愚大巧如拙有而如無實而如虛朝論不與時事不問則廊廟而山澤軒冕而韋布不矜不伐不愧不怍亦將有辭百世雖在萬吹之中而常伸庶物之表視履考祥勞謙終吉明哲保身存順沒寧無聲臭之可尋象功德而難名則歷選前古戚畹如先生者幾希矣學問

之功又安可誣也先生之詞藻亦富矣本之六經旁通百家多積而薄發所著述皆煒燁環奇古雅簡潔燦然若天葩競秀雲錦交輝也雖限一第未能笙鏞昭代而咳唾珠玉自可傳後已託俞著翁序之並校選早晚當付剞劂矣狀德之文仲兄旣成行錄而亦有著翁所撰著翁卽先生唱酬之心交則固自有深知而記實者矣至於墓道實有我 聖上御製御筆雲章昭回於牲石寶篆煒煌於螭首歷敘先臣德行事功甘盤舊義良佐丕績褒嘉而歎美之 王言昭揭炳如日星將使先臣之蹟垂耀千秋徵信百代又

何待銘彝鼎書竹帛而後始可不朽耶先生之靈亦必感泣於泉隧矣抑小子獨有私慟之無窮者吾先人身後文獻之託實在先生而最不可緩者凡有三大事文集也緬禮也行狀也其措畫營辦與刪選記述卽先生之所耿耿小子不孝無狀未克自盡於爲先遷厝之憂尙焦心肝編書之役久委巾笥惟狀文非先生無以發揮鵠原鴻筆可徵來後故竊冀休退之時撰次有期則當如子由之記子瞻叔子之敘明道幽潛之闡將使斯文有光矣孰謂半藁之出始在易簣之後使小子抱遺墨而長慟乎雖此未成之章

猶可藉手見耶先生之所欲書者何限固知胷中草本蔚有排鋪而畢竟與大化而隨藏則嗚呼冤矣先人之志事其將湮沒而已耶此誠千古之大恨小子又安得不仰天而哀號耶先生冥冥之中亦豈不惕然而哀矜耶思之及此腸肚潰裂尙忍言哉尙忍言哉嗚呼丁卯何歲先生之喪甫七月而申姊天又三月而伯兄逝禍變之荐何其酷也先生之考終旣前此喪威則其不見膝下慘境或以爲無恨而骨肉之悲又其可堪乎人以先生之壽考康寧子孫衆多稱其有一德而享五福道義禔躬仁厚垂昆祉祥蓋未

艾其言不爽矣周也夙成傳重有託仲兄克賢繼述先業先生之後承其將蕃衍而昌大矣先生之神且陟于赫戲上陪先王而契續昭融下與吾先人歡盡湛翁一如人世間則在先生亦復奚憾而獨小子凜然孤存無所仰芘偃偃蹢蹢如嬰絕哺如瞽失相其何以爲活耶嗚呼哀哉嗚呼痛哉小子從仕亦先生之蔭是藉猥蒙國恩已經郡縣自洪而高墨綬再縮矣而奉檄之榮旣不洎吾親專城之養又不逮先生則雖他日州牧厚廩獨享何樂也嗚呼昨秋遷墓實爲宅兆不利幸而新阡協吉先生之體魄其將

永安于斯丘耶玄和復出地上容儀若將再覩而金聲玉色依舊闕於土中則小子之崩實冤號豈有既乎嗚呼日月不居祥期奄臨矣筵几將撤而下室之饋不復設焉則朝晡憑依亦無其所終天之訣若自今始悲哀者采增傷疚慟廓者愈益悽慨四十年臨撫之德欲報罔極嗚呼言不能盡情而哀不可終窮惟有徹天之聲徹地之淚而已庶冀恩靈俯賜鑑格嗚呼哀哉尙饗

行狀

著庵俞漢雋撰

本貫全羅道羅州牧潘南縣

會祖諱泰遠黃州牧使 贈吏曹參判妣平

山申氏淑人 贈貞夫人

祖諱弼履 贈吏曹判書妣全義李氏 贈

貞夫人

考諱師錫公州判官 贈議政府左贊成妣

杞溪俞氏淑人 贈貞敬夫人

公諱準源字平叔姓朴氏上祖麗末右文館直提學
文正公潘南先生諱尙衷以道學節義齊名鄭圃隱
國朝初左議政錦川府院君平度公諱嘗以謨猷勲
業佐 太宗仍父子大顯焉平度公生禮曹參判諱

葵三傳而至舍人 贈領議政文康公冶川先生諱
紹道德學問宗師一世慕齋金安國嘗字趙靜庵及
先生曰孝直發越彥胄精密蓋並稱也衆中識李晦
齋引聯 經幄斥金安老奸邪爲其所擠遜于陝川
以沒世生諱應川司宰監正生諱東民以學行薦授
禮賓寺參奉不就生諱煥同知中樞府事生諱世城
承政院左副承旨 贈吏曹參判己亥禮論斥尹善
道權認不奉認敦諭之 命下理幾危以直聞早世
不大用公高祖也牧使公以下三世以公貴皆有追
爵贊成公有文學才猷爲士友間所推重而晚屈蔭

路屢經州縣皆有遺愛俞夫人 贈吏曹參判諱受
基之女禮曹判書章憲公諱命弘孫禮曹判書大提
學文簡公農巖金先生諱昌協外孫純靜和柔得婦
道甚有二子長曰胤源亦以學問名世號近齋官監
役 元子宮僚屬皆不出公其季也以 英宗十五
年己未五月二十日生而穎悟王母李夫人女士
有鑑識每拊其頂曰是兒骨不凡後必貴子孫其昌
矣乎五歲時自外入偶跌而仆有戲者曰拜我乎卽
遽起笑曰吾豈汝拜乎拜天也人皆異其對而其所
賦日暮大風起松濤如龍吟之句相詩者又知其爲

大器且晚達也十三讀綱目竟一帙卽已別古今治
亂興亡人善惡事是非得失而文藝亦驟進稍長盡
讀六經百家之文尤喜讀孟朱書時近齋學漸進公
執所疑講究經禮近齋嘗曰吾弟識解精敏吾不如
也性謹拙一定規矩規矩外不旁走一步以親老家
貧屈首爲功令之業每赴試世皆紛紛以關節爲得
失而公獨耻之有勸者斥之嚴故終於不得而人莫
不以公爲高也孝友其天性也母夫人疾革公刺臂
進血得延時日及喪毀甚幾不能支贊成公深責其
割肌傷孝後十四年而贊成公疾危公以前承責教

不忍違其志只嘗惡以驗其吉凶而夜輒泣禱天既不能得則其踰節之毀禮不能閑蓋贊成公善居喪隣里至今爲之誦公實有所受不獨性於孝也事近翁如事嚴父如奉尊師凡有事稟而後行講學論事始或參差孚尹旁達卒歸於爛漫近翁常詡以天倫知己而公亦切磋琢磨於其傍以成其德中歲家益貧挈妻子率水東滸家於黃驪之江上驪士大夫鄉也故參判止庵金公亮行大司憲李公直輔故閔掌令彝顯皆以儒逸隱於驪公樂從之遊質問論辯薰德慕義諸公亦交口稱朴某賢士矣山水樓臺之勝

甲于上游公只一登覽未嘗數數曰樂山水雖仁智者事吾志不立是亦外物立志在乎學常靜處一室晝夜讀至忘寢食隣里爲之語曰朴賢士但知讀書不知飢寒公既居驪數年矣每自傷傷哉吾貧也不貧吾何故流落江鄉不得與吾兄相守以居也思至戒一棹上下往來以省之近翁嘗遘癘公聞之大驚憂一日馳二百里入救翁驚曰君何遽犯入吾側也亟避去毋遲也公不聽始終躬護誠感醫人疾已乃復而因心之愛老而彌篤癸卯公夫人歿家事益旁落而終不變處窮之素履蓋七八年流離困阨於荒

江破屋之中而其年近五十矣始中丙午司馬人皆以爲某也而今始小成才未展不大厥施豈非命耶其明年丁未 正宗大王爲廣儲嗣 命揀名門而公第三女被選二月行 嘉禮賜號 綏嬪以 嬪父初授公 健元陵參奉 上聞公所居狹小買賜城南第俾容行禮公兢蹙不敢處處於陋室主事者問公家衣服器用當何入公對以素貧寒 君賜雖不敢辭事大小務從省約則有光 聖德而賤分亦安矣而猶据體援例而爲言公愈執不回 上聞之教曰其執可取宜從之以成其美也故事旣三揀

文任代主人例撰謝箋 上知公工於儷 命自製進後又徵其藁 賜覽歎曰文華若此乃不能得一第耶 嘉順宮將入大內行禮公戒之曰 聖上所以結親於賤臣者以其爲儒素家而吾平日不能教子女遽當此不敢當也富而能儉貴而不驕福乃臻放情肆志恃恩居寵菑必逮戒之哉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著於詩必敬必戒無違命載於禮記夙夜謙慎謹畏孝事 殿宮無遺老父羞 嘉順宮早彰淑德是日涕泣受訓辭公自寢郎陞爲司僕寺主簿上召見教曰朴氏我東盛族世守清德今幸有國婚

也顧謂左右曰此人官雖卑風儀真宰相也移除工曹佐郎奉公恪勤謹守法諸僚服其謹勅皆視公爲律尋出爲報恩縣監 教曰選曹欲擬君江西予知君雅操故除此邑此亦湖中山水鄉可臥治閒養也公承 命感激旣之任益守法律已御史民先恩而後威斷訟公明落者無怨執邑豪有恣行不法奪人女產者窮覈得實監司欲緩豪不聽卒抵豪法他豪遂屏息邑有隱結歲捧錢千吏以官用白傍人以家事請公斥之或言不自用當納戶曹公曰此邑殘薄去一隱一隱復生反爲民害寧補公費民役而已每

歲臘民獵貢山猪弊滋甚或至離散公曰 聖上燭此事必惕然矣後承 上詢以此事對 上嘆曰予一念在民生疾苦而猶不知有此卽 命貢猪邑以雉代猪獵民鼓舞頌 上恩公在官自奉甚薄官廚失餽而不擇衣至於蒙茸而不改民例納遮風席公止之曰吾視吾居驪時不已多乎吾爲民不易敝簞况此席乎俗離境內也而謂閒行勞民非分憂意竟不一往 上時使人覲守令能否多聞公事嘉之曰是書生意吏事疎乃能爾耶爲報恩三年民碑而頌之 上嘗以儲嗣晚語及公公對以 坤殿春秋

金石錄 卷之二十二
螽斯尚有望 上心是其奏對得體至庚戌 嘉順
宮有娠彌月 上命公直宿禁中六月十八日今
上誕生定號 元子卽日稱慶用護產勞擢爲通政
大夫戶曹參議又例加定號時一資而公力辭得已
公蚤夜保護 元子候寢時乳察色議藥不敢離側
不敢言勞其在直 嘉順宮供飯而饌甚盛公輒下
數器曰素不嗜膏粱也後乃具淡味 上偶見之曰
老人勞瘁甚矣供無乃太疎乎 嘉順宮對以實
上嘆曰參議能不變其素非居養可移者矣公服敝
上曰豈無衣耶何不改爲也 上問其勞時或 賜

暇休沐而戀 闕徊徨不敢久於家也 元子宮睿
質卓越聰明絕殊誕生之翌年已通言語解天地父
母字 上嘗謂公曰元子類 英廟典刑厥享國必
大君一身保護兼輔導擔負重矣予有意不置輔養
官冊封後雖設師傅諭善終不如自內君自勸課也
公對曰 元子宮睿姿英明衣尺漸長選端人正士
朝夕左右 聖上亦以身教誨卽成就在是矣臣鹵
莽何敢當 聖教乎 元子宮遊戲不近玩好惟翰
墨書籍是親三歲端拱侍 上側多所誦 上曰能
解幾字公曰口授輒成誦已過數百字矣 上曰必

金石錄 卷之十二
先知字義然後可授他字也於是公進千字文日授
數十字未幾又通諺讀時或自臨讀不待授稍稍以
次進會史小學四書詩書及程朱箴銘承 命出題
以 睿製製詩文各體以奏公課勸篤勤日不敢暇
逸幾無退食之頃矣 上悶之時賜珍劑以抹其瘁
所處直廬歲久頽陋始終一席不脫袍帽四序書帙
塵滿其中一日 元子宮臨呼公方食遽投箸起
上在前矣卽惶恐伏 上曰君雖自待薄無已甚乎
命葺之癸丑淑善翁主生護勞如初 上欲陞資公
辭之代以錫馬四歲而痘 上與 元子避御摘文

院公獨任其事治不失時痘旣愈 上喜曰此君之
功也已而除刑曹參議丁巳設 元子講學廳置諭
善選僚屬近齋以薦膺選而執所守固辭不出謂子
姪曰季君經學無讓於乃兄成就 睿學何待賤臣
元子宮外講旣勤篤而公之在內講授如初也已未
近齋沒公不敢視私喪每自悲慟曰吾於吾兄兄而
又師也醫藥含斂都不得見人理絕矣卽他日何顏
地下哉愛其一孤响濡庇覆誨化誘掖而又賢而有
學故氣味趣尙有胙无射孤亦事之以父師誠愛篤
至也公在直非承 候勸讀書未嘗不在其手經傳

金石錄 卷之十二
以下程朱書我朝諸先正遺文仰思俯讀循環熟復
學力日益固見理日益透 上旣博極載籍輒引公
從容顧問天人命道心性理氣歷代治亂古今得失
靡不指陳往往語合意喜動 天顏稱之以老師宿
儒 上下忘倦或至花輓改午影而晝漏催箭矣旣
退 上或不耐暑使人覲公猶不脫公服端坐對方
冊矣 上嘆曰謹獨之工乃至此耶嘗與公燕語
教曰必讀書識理者然後乃士也而世滔滔矣今誰
有其人乎予嘗臨朝發嘆也公對曰詩云周王壽考
遐不作人惟其能作人是以有十亂苟 殿下德如

文王壽如文王則作育之化無讓周家何患乎無人
乎人君必先正其心其心正而後可以存天理遏人
欲存過審而後可以察進退消長之機而多士思皇
以正朝廷以乂邦國文王亦恐不過由是術也 上
稱善嘗謂筵臣曰朴某不獨其兄有學行是亦真學
者禁直多年操躬飭行不懈益虔且明習經義予於
文字多賴其力真論善之材也庚申冊封 元子爲
王世子行冠禮定婚于內閣臣金祖淳女以問公公
曰金氏世有名德以金尙憲之節義金壽恒父子之
精忠爲先祖而文定厥祥是天作之合也 宗社臣

金石錄 卷之十二
民之福也 上曰今兩家義同一室共享和平則豈
非 宗國之幸兩家之光乎公頓首謝曰臣敢不銘
鏤 聖教同心協力與共休戚哉舟梁之期始春終
秋公以 殿宮寶籌彌高朝野顛望勸 上三思未
幾 上以癰腫違豫公憂悶奏曰 上春秋向衰石
膏涼峻進已多當進補劑 上難之時 世子前趨
上忽悽然曰誰當教世子者公曰 世子宮睿知夙
成勤於講學 聖上有遇物之誨何憂教乎 上遽
泣下曰不知予何故近日心界如此也 上候日益
重 世子浹月不解帶 上以冲齡也或命之退六

月二十八日將有 顧命大臣以下皆入侍 世子
遑遑欲入瞻時皇急公謂大臣曰 世子宮此時何
可不侍側萬一有悔豈不爲終天之恨乎宜亟稟
慈殿取 旨也大臣曰公言是乃稟於是公承 慈
教奉 世子入訣于 大漸因於迎春外軒恤宅宗
請令翊衛司侍衛然後行祖括之禮人皆謂當倉卒
處變得宜云公昵侍 先王十餘年寵遇隆絕一朝
天崩哀號痛宛如不欲生而 王世子哀毀過節公
夙夜涕泣侍側益殫保護是日 慈殿擢公爲摠戎
使旋移御營大將陞二品使之扈衛又拜工曹參判

大臣又請擢資憲 慈殿教曰大臣請之是矣非御將十年輔導之功 主上豈成就如此乎 先王期望御將至爲深重當此時 主上幼冲國勢孤危卿等知此意遂除工曹判書上疏辭不 許旋除知義禁府事繕工監掌樂院提調都摠管移壯勇使 魂殿都監堂上 慈殿垂簾召三大臣及公與金祖淳勅共勉國事別 諭公曰卿地處自別 先王之所期待也予之所倚重也毋以所處與諸卿共殫心營輔我國事也公對曰臣十餘年處昵比之地亦 先朝化育中一物耳 先王每戒臣以人臣雖不當工

於謀身君所處異宜固守謹拙避遠權勢全保身家與國同休臣懷此 教至今銘在心骨不敢墜失國事有 先朝舊臣在若許仍置臣 禁直而責之以保護之任而已則臣何敢辭或謂公方今捨公誰當爲身佩安危者公曰安危吾何敢有大臣焉有六卿焉有三司焉老臣惟仰其成而已已又除典醫監長興庫提調寫進 玄宮銘旌陞正憲拜刑曹判書辛酉 慈殿又引保護功擢爲崇政大夫判義禁府敦寧府事夏逾臣權裕謀擊去金公以沮敗 大婚闖上凶疏公奮袂曰 大婚 先王在宥時所定而今

於賓天之後裕敢動搖之是可忍孰不可忍吾雖自矢以不與朝政此大義也吾已判一死耳謂二子曰吾父子誓爲國死生以之者何事也於是裕徒不敢肆嫉公家有以蜚語惑間於金公者公曰禍福命也但盡在我金公慈諒讒者胡得焉壬戌大婚成雖天佑宗昉翟儀儼臨正位坤極亦公遵先王遺志片言折奸起倫綱將頽之勢之力也鄭日煥以特進官於講筵論爵賞多過濫公自以吾亦過濫中人義當自處上疏辭本兼諸任上賜批曰卿予之外祖先王所以屬寡人也不如是予誰倚乎

其勿辭慈殿亦下諺教開釋且言宿衛不可曠公惶恐不敢復辭尋又除軍器寺提調壯勇營罷移拜禁衛大將兩殿疹候平復以直宿勞進階崇祿賜田結奴婢命調子姪癸亥冬仁政殿災大內近宮中蒼黃公請令宦寺輩毋動各守其所分掖隸環衛嚴束時西風急火益起上奉上奉殿宮移御于景春殿而獨公陪已而火息乙丑正月慈殿昇遐纔成服而上患痘候時寶齡已長成又銜恤中內自殿宮外至朝野莫不憂恐公侍藥焦勞公服坐寢室外晝夜十餘日無倦色旣平復又賞加

金石錄 卷之十二
輔國 賜賚甚厚拜兼工曹判書時公已年近七十
衰老甚至丙寅請退居私第以時起居 上甚悵然
也然憫其衰勉副其請而頻下 御札存問示眷眷
焉冬風疾作至丁卯春疾益革 上憂悶連遣中使
視疾公口訥不成語以手書示侍者曰疾君視之加
朝服拖紳必加我冠服也 上教下泣失聲亦不能
對太醫賣藥問訊交道竟以二月七日考終于正寢
春秋六十九訃聞 上震悼輟朝闕庭舉哀降十行
辭旨懇惻命賜東園題湊度支錦段以厚其終仍三
年祿服闋官其子特贈議政府領議政不待狀賜諡

忠獻葬用大臣禮有司具儀物又特 命內司供辦
成服日 下臨弔令從大臣言停臨親製文遣承旨
致祭蓋隱卒崇終之典至此而無以加矣用禮月權
葬于驪州黃金坪夫人墓南坐癸之原待利年將合
祔焉以地勢不便更卜他兆翌年九月二十日移葬
于蘇文里負卯之原南距夫人墓爲數百步許封域
左右互望夫人原州元氏 贈吏曹參判景游之女
牧使 贈領議政命龜典平尉夢麟觀察使萬里原
平府院君斗杓參判四世也夫人早失嚴訓而自閑
於詩禮端莊靜淑婦德甚備有女中君子之稱舉四

男三女男長宗輔蔭判書次宗慶文科參判次宗翊
早死次宗喜女長監役申光誨次武左尹李堯憲季
卽嘉順宮誕我主上殿下淑善翁主判書娶郡
守徐廣修女生三男三女男周壽翰林岐壽鎬壽女
進士金炳球參判娶縣令李述模女無子以岐壽爲
子宗翊娶士人俞彥宇女取鎬壽爲子宗喜娶僉樞
李彥燦女左尹男鼎臣餘并幼公性仁而氣清姿粹
而識敏內貞而外端言遜而容舒介而不滯直而不
絞毅而不峭和而不流此皆其本所稟賦而及至於
用力加工也則一立規度弗貳弗參內有秉執不東

不西所操約而所守固以尺嚴而以律正嗜書若芻
豢劬經玩史義究理索問審思慎常自恨吾從吾兄
學實有開益而科舉累之使我不得專意於此事也
口不挂斯遠不磨之言目不視不經非理之文少好
讀莊子書覺其虛無旋悔之座右書聖賢格言以自
省勇於從善不自有已故臨事無悔吝蓋雖不自名
爲學而實則無造次顛沛不遊衍於學之中也夫如
是是其實美內行有純無慊事父母色怡志養疾
憂喪毀隨有至行事兄極其敬而飢飽寒煖之相須
也講道論文之相契也湛樂溢於中事嫂尊敬不敢

以便服見侍其疾天寒坐外軒達曙不睡友之推也與朋友信八年居鄉爲上游諸君子所許與義方教子孫仁恕御家衆亦愛遇庶母不濫戒所蓄榻以內肅若治朝也庚申國恤終三年不近女御曰方喪至重况吾至慟在心者乎悲孤露祿不逮養朔有俸必悽然曰昔何不足而今乃有餘也奉先誠敬宗家貧自備祭具躬視務精潔捐廩餘營置祭田造別廟以安平度公以不祧而祀孫鄉廬弊陋妥靈無所之祠版暨五世祖同樞公高祖承旨公未遑之墓碣急人困甚於飢渴救親戚知舊窮未辦凡吉凶事如不

及庶族流落海西窮不自存公以爲彼亦吾祖之孫也厚賜之雅不信俗忌嘗卜三清洞第有鬼魅作異人或恐之公不聽而居之異遂息其爲驅寓也人已忌所做卽夫人所生之室而夫人遘疾又益忌公曰死生有命命在天豈在室耶嘗於所寓地得一麓以葬夫人蓋貧無以返葬先山也風水人多言宅兆甚吉公笑曰兆吉豈易耶吾不會用人力直偶耳素澹泊視財利若浼嚴於辭受一芥視義在貧已然旣貴亦然例饋外如蓼茸貂袖稍涉貨却之還獻馬者曰我本書生今又老且病安用此馬世皆以異木珍紋

飾文房公獨削松爲匣曰吾以是眎子孫不肖乃毀之其在 禁直謹畏謙慎進止有常處作息有定位掖僚皆異之宦妾或不知面侍 元子宮十七年忠愛誠懇始終如一焉其侍 上未嘗及朝廷事一事一言或承 上問不得已仰對則惟選正士以輔睿德清本源以立治道而其言皆切實立朝人例置簿籍記出處履歷言議奏對內外職所行事政以資後攷公地處異經歷多可記豈少哉然不置籍一無所記子弟請其故公笑曰吾自吾何必記耶 天崩後固辭協輔之 慈教牢拒安危之或說而斂跡如

處子避權如疾箭以不負 先王教戒之意將任七八年門無一客歷三營不膩絲毫所事惟鍊士卒新堞械其餘無一事所居常闕寂惟山鳥時鳴上下而已隣里亦不知其爲將家也仲子居銓人或有求者則曰吾豈以父子之故破戒干政設使吾言之而君得之安有父教子循私而蔽公也一言竟不及前後政注人亦不敢干以私嘗謂子姪曰吾平生疎拙國事大小皆不敢犯手所以外無難事而心以安天下何嘗有事庸人壞之耳又曰刑政者人主所造命作威作福者也而人臣敢或竊弄之則是莽操也常曰

人而棄義理但知利害者甚於禽獸矣事惟見道理當否人之知不知何關焉雖善行美事意出於此此意先已不是居第有不便授幹事人畧添數架制作稍輪奐公責其人將撤去客止之曰屋雖華不過容膝且地勢高宜於倚斗何必撤乃不撤朝夕瞻對城闕琴棊松竹以自娛而悶軍務在身擬丐 恩謝事退收晚工而未及也公文章華美平常未見其於詩文刻意繕性唯其多積博發富有日新而濟之以獨稟之才自得之見故夫不作作則其文淘雅瞻敏皆古色也繩尺步趨皆古法也其詩聲響節奏皆古音

也清灑俊逸皆古調也老益博厚嫻鍊儼然爲一部作家近翁以道學勝而文章亦然壘篋迭唱宮商相宣古所謂陳元方兄弟之難爲也有文集幾卷藏于家蓋嘗論之公羣行可紀如仁諒之成性簡儉之爲質孝友之行文學之才安處樂循之操履愛士急人之風義固皆難及矣而廣求之猶或有一節如公者矣至若戚聯以後數十年間處至密之地擔至重之任常持身於戒慎恐懼之中一出入一動一靜一語一默不失尺寸不錯毫釐皆可以爲椒掖法而其焦心殫慮竭忠畢義始以保護終以輔導勞大於

金石錄卷之十二
王室功高於社稷可以紀太常而銘鼎彝若是者近古以來未見有與公爲二是豈無所自而致此哉則其所以致此者何自乎學問之於人大矣修身而明其德則其效遠率性而循其道則其及廣公亦豈有他術哉明此而已循此而已夫誠意正心其始至小而大之則爲治平戒懼謹獨其事至微而推之則爲位育公於此雖未敢遽謂詣極而其於不昧之體當行之路亦鮮有不合於此四事者故其發之於云爲見之於行事功驗若此由是言之其致此此其爲所自也與公可謂子夏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者矣是以 正宗大王聖學極高明而猶曰朴某真學者禁直幾年操躬飭行不懈益虔 當宁睿智天縱而其致祭之文有曰如玉君子曰十八年教其教也直在下則近翁大儒非私於同氣者常曰吾弟經術文章敦行人金止庵李大憲皆以儒學爲世尊仰而止庵則曰朴某老而好學可爲矜式大憲則曰吾嘗同里閤熟知其爲賢士况其有社稷莫大之功乎公所以見知於知臣莫如之地賢父兄師友之間者旣如此而及其餘自薦紳卿大夫以至輿僮下賤其生也一辭道其賢其沒也衆情同其涕嗚呼是孰使

之然哉其必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嗚呼其盛矣漢雋
自結髮遊於公兄弟之間以至於白首一自形格地
禁跡阻於公之門二十年矣往來一點犀猶是舊日
之相照耳今公姪子宗輿以判書兄弟意猥託以狀
德之文自念人微言輕年老病深何敢當此役而既
屢辭不獲則謹敢冒僭撰次以埃立言之君子如右
云謹狀

墓誌銘 并序

贊善李直輔撰

嗚呼此乃錦石朴公衣履之藏也昔余與公屢歲鄰
居相知最深今其墓銘之託愈久而益懇何忍終辭

竊念公有大勲勞於 王室保護 聖躬而輔導
睿學贊成 大婚而嚴斥凶徒以扶翼我 宗祊無
疆大曆服使海東蒼生共享太平萬歲之慶其豐功
盛烈誠可以紀太常而銘鐘鼎永垂千秋則其得與
聞於撰次之役既為榮矣且觀乎狀文至庚申 上
候違豫之際誰當教世子之 教奉讀以還如聽
玉音魂驚臆塞益不勝披血也噫公十八年間祇奉
隆寄竭誠盡瘁歿而後已如公真社稷之臣古所稱
可以託六尺之孤者其庶幾焉惟是敷揚則哲尊
聖德於日月之明表章忠藎頌偉績於柱石之重豈

非余之所當盡心者哉公諱準源字平叔錦石其號也潘南朴氏新羅王之後麗末文正公諱尙衷以道學節義齊名鄭圃隱入 本朝左議政錦川府院君平度公諱嘗舍人 贈領議政文康公冶川先生諱紹勲德俱著高祖左副承旨 贈吏曹參判諱世城直道雅望爲時名臣曾祖黃州牧使 贈吏曹參判諱泰遠祖 贈吏曹判書諱弼履考公州牧判官 贈議政府左贊成諱師錫世襲文行妣 贈貞敬夫人杞溪俞氏 贈吏曹參判受基之女禮曹判書章憲公命弘之孫農巖金先生諱昌協之外孫也公生

於 英廟己未五月二十日生有美質稍長喜讀書六經百家之文無不周通伯兄近齋公爲一代名儒公友愛篤至而相與講學有壘簞之樂母夫人疾革刺臂進血得延時日及喪毀甚幾不能支贊成公責其割肌傷孝及贊成公疾危不敢違教嘗糞禱天以盡其誠近齋公邁毒厲一日馳二百里往救之醫亦感其賢殫心診視中歲轉徙驪上安貧守拙惟以山水書籍自娛游從於士林間有所資益者多矣丙午中司馬明年 正宗大王爲廣儲嗣命揀名門公第三女被選二月行嘉禮賜號 綏嬪公拜 健元陵

參奉 上聞居處狹小買賜城南第俾容行禮公兢
蹙不敢安主事者欲備衣服器用公辭不受 上命
有司從其言以成其美陞司僕寺主簿 上召見顧
左右曰風儀真宰相也移拜工曹佐郎戊申出監報
恩縣律已廉潔威惠並行民立碑而頌之庚戌 嘉
順宮有娠彌月 上命公直宿禁中今 上誕生定
號 元子以護產勞陞通政拜戶曹參議又以 元
子私親例加一資而力辭之 上知公賢託以重任
使之常留 闕中公晝夜保護 元子候寢時乳察
色議藥不暫離側 元子聰明特異踰年解奏文字

輒記誦 上謂公曰元子類 英廟典刑厥享國必
大卿之一身兼保護輔導擔負重矣予有意而不置
輔養官雖設師傅諭善終不如卿之自內勸課也
元子三歲端拱侍 上側多所誦公進千字文未幾
進曾史小學三經四書史記及程朱箴銘勸讀甚勤
日不暇逸幾無退食之頃 上從容引公諮詢文義
有仰對則喜動 天顏詔以老師宿儒上下忘倦盛
暑或至日昃既退 上使人矚公不脫公服端坐對
方冊 上曰謹獨之工乃至此耶公雖於昵侍 清
謙之際未嘗語及時事而一日 上顧謂公曰讀書

識道理方是士類滔滔一世果有其人乎予所以臨朝發歎也公對曰人君必先正其心然後可以存天理遏人欲存遏審而後可以察進退消長之機而多士思皇以又邦國也 上稱善謂筵臣曰不獨其兄有學行是亦真學者也禁直多年操躬筋行不懈益虔且明習經義予多賴其力可謂論善材也庚申冊封 元子爲 王世子行冠禮仍定婚禮于閣臣金公祖淳以問公公曰金氏世有名德以金尙憲之節義金壽恒父子之精忠爲先祖而文定厥祥是天作之合也 宗社臣民之慶也 上曰兩家義同一室

共享和平之福則豈非 宗國之幸而兩家之光乎公頓首謝曰臣敢不銘鏤 聖教同心協力又以舟梁之期不可少緩陳請者數矣是夏 上有癘候公入侍時 世子前趨 上忽悽然曰誰當教世子公曰 世子宮睿智夙成勤於講學 聖上有遇物之誨何憂教乎 上遽泣下曰不知何故近日心懷如此 上候大漸 世子久不解帶以冲齡命之退六月二十八日將有 顧命召諸大臣 世子遑遑欲入侍公謂大臣曰 世子宮此時何可不侍側萬一有悔豈不爲終天之恨乎於是大臣稟 慈殿奉

世子入訣因於迎春外軒池宅宗請令翊衛司侍衛
然後行袒括之禮而 王世子純孝根天哀毀過節
公飲泣侍側益殫衛護是日 貞純王后特擢公爲
摠戎使旋移御營大將使之扈衛又拜工曹參判陞
資憲 貞純王后教曰非御將十年輔導之功 主
上豈夙成如此 先王期望御將深重當此時 主
上幼冲國勢孤危將誰恃乎遂拜工曹判書旋拜知
義禁府事移壯勇使 魂殿都監堂上 貞純王后
垂簾召三大臣及公與金公祖淳勅共勉國事特諭
公曰卿地處自別與諸卿共殫心膂輔我國事公對

曰 先王每戒臣以所處異宜避遠權勢全保身家
與國同休臣奉此 教不敢墜失國事有 先朝舊
臣若置臣 禁直責之以保護之任則臣何敢辭以
寫進 玄宮銘旌勞陞正憲拜刑曹判書辛酉擢爲
崇政判義禁府敦寧府事庚申 世子嬪再揀 先
王命以衛士護送本第自是名位已定而翌年夏賊
臣權裕投凶疏欲以敲撼金公沮戲 大婚設計慳
毒眼無 國母公奮然語二子曰 大婚 先王在
宥時所定而今於 賓天之後裕敢肆凶是可忍孰
不可忍吾雖不與朝政此 義也吾父子誓爲國死

之遂以聲罪斥退之意言于時相於正裕計敗而媚疾者衆壬戌坤極正位蓋公遵先王之遺教明大倫於將晦片言折奸隻手扶危其純忠血誠有可以質神明而貫金石也鄭日煥論爵賞多濫公謂吾亦過濫中人義當自處上疏辭本兼諸任上賜批曰卿予之外祖先王所以屬寡人也不如是予誰倚乎貞純王后亦下諺教開釋諭以宿衛不可曠公惶恐不敢辭壯勇營罷移拜禁衛大將周流三營握兵八年練士繕械秋毫無所干兩殿疹候平復以直宿勞陞崇祿乙丑正月貞純王后昇遐纔成

服上患痘候公侍藥焦勞既平復加輔國拜兼工曹判書丙寅公以衰老甚請退居私第以時起居上甚悵然而憫其衰勉副其請頻下御札存問眷眷焉冬猝患風漸丁卯春病益革上憂悶連遣中使視疾公口訥不成語以手書示侍者曰疾君視之加用服拖紳必加我冠服也既傳上教泣失聲亦不能對太醫賣藥問訊交道竟以二月七日考終于正寢春秋六十九訃聞上震悼輟朝闕庭舉哀絲綸懇惻命賜東園題湊度支錦段以厚其終仍三年祿服闋蔭子特贈議政府領等政諡忠命以禮葬有

金石錄
司具儀物內司供辦成服尸下 臨令以日寒承
慈教停臨 親製文遣承旨致祭三年內又四次手
製侑祭 親製神道碑銘俾樹墓道隱卒崇報之典
至此而無以加矣五月權窆于驪州黃金坪夫人墓
甬岡翌年移葬于蘇文里卯坐之原南野夫人墓爲
數百步公端亮謹慎所守甚確沈潛經傳專意乎真
實之工雖不以問學自名而闇然日章之美有不可
掩者凡其清儉之德醇厚之行多可記余皆畧而不
書獨於輔 聖學斥凶謀尤疊疊不已者以公之大
業在此也又伏覩 御製碑銘若曰公導我以大道

戒我以聖訓嘗謂予曰誠者卽大學無自欺也發一
言行一事皆如此無一毫虛僞則雖由是而至於聖
人不難中庸之自戒懼謹獨至篤恭而天下平無他
道只是誠噫到今興感不已追思服膺予所以祖孫
而師弟云者其在斯歟恭惟 列朝四百年隆盛之
治亶在於 聖學緝熙以爲教化之本可今我 殿
下祇承耿光惟日孜孜此乃有賴於啓迪之誠也其
功存 宗社當何如哉夫以肺腑之親當師保之責
輔成 君德而由初迄終操履完粹國人皆稱其賢
歷數近古惟公一人而已豈不盛哉 早歲大肆力

於文章著述雖不多而有十者規以爲詞律聲調
工麗意趣閒澹以豪邁之氣往往發見亦可以想像
其胷襟也有遺集藏于家夫人元氏 贈吏曹參判
景游之女原平府院君斗杓其五世祖也端莊淑哲
婦德甚備先公歿壽四十四 贈貞敬夫人男宗輔
蔭判書宗慶文科今判書宗翊早夭宗言僉正女主
簿申光誨武兵判李堯憲季卽 嘉順宮誕生我
主上殿下淑善翁主下嫁永明尉洪顯周巨房男周
壽文科今承旨岐壽進士鎬壽女文科金炳球鄭世
昌金箕絢次房繼子岐壽宗翊繼子鎬壽李判書男

鼎臣進士鼎民女南壽獻承旨男進士男并幼銘曰
入佑我邦篤生宗巨淑氣祥光萃于一身秋蘭之韻
仙鶴之標冰壺貯月金莖凌霄慈良其性一英遲其識
顧其成德常自洞屬於戲 先王明並口 月察公忠
謹心肝必竭手挈 元良屬其調護夙六淵冰仰答
知遇 衣尺漸長書帷乃闢啓發 睿知周流經籍
身處 深嚴口誦精一天德王道贊成可必庚申違
豫 玉音悽惻若日誰教 憑几之託蒼梧餘淚常
侍 嚴廬殫誠以慰慮深傷毀 太母御簾三佩將
符安危之際坐鎮憂虞知女在閨終以靜恭及當大

義氣聳山嶽孰唱凶詩出河
乃梁女界之廉士每謂死有
光觀公平生勲甚大扶倫 國有永賴 兩
朝華袞昭回雲漢如玉君子 聖人發歎敬誦 謨
訓納于幽宮於千萬年尚挹清風

瑯石集卷之十一

